

第一章 帝后互換身體

月色冷冷，楚妤站在種滿楊柳樹的堤岸旁，內心說不出的滋味。

去年今日，她壓根沒想過站在她身邊、和她一起過七夕的人會變成大宛的年輕皇帝，可一切都如此真實，不容置疑。

微涼的風從河面吹過來，近來身體有些不適的楚妤掩嘴輕咳兩聲。站在她身旁的永興帝姬恆微微蹙眉，忽而一道道急促的聲音響起，截斷他未出口的話。

直上雲霄的煙火在半空炸裂，星星點點散落回波光粼粼的河面，遠處響起陣陣熱情的歡呼聲。

楚妤輕吁口氣，站在亮如白晝的天幕之下，對姬恆笑道：「陛下，真熱鬧吶。」

姬恆輕唔一聲算作回應。

入宮三個月，兩人的關係不鹹不淡，楚妤對他的態度早已習慣，她收了笑，別開眼，不再說話。

忽然之間，暗處有一群數不清的黑衣蒙面人冒了出來，提著長刀直接衝向堤岸，楚妤還未來得及反應，腰肢已被姬恆攬住，等到她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，那些人幾乎逼至面前。

發現異動的侍衛很快拔刀護到他們周圍，姬恆的聲音也隨之在楚妤耳邊響起，「閉上眼睛。」

楚妤照做了。

廝殺聲、利刃刺進肉體的聲音，人群驚慌逃竄的動靜不斷傳進她的耳朵，鼻尖也慢慢嗅到血腥氣味，知道自己幫不上忙，只能任由姬恆帶著她移動。

血腥的味道越來越濃，他們好似被困在堤岸脫身不得，背抵著柳樹的楚妤終究偷偷睜開眼，視線可及是滿地屍體與橫流的鮮血，在夜色中更顯可怖。

楚妤只覺得全身都泛起雞皮疙瘩，胃裡也不受控制的一陣噁心，她強壓下難受，看著擋在她前面的姬恆，突然發現自己竟不怎麼害怕。

似乎是察覺到楚妤的目光，姬恆回首看她，淡淡道：「閉眼，無事。」

但他話音剛剛落下，在他身後近處原本倒下了的一名黑衣人竟掙扎著站了起來，舉刀劈向姬恆。

楚妤疾呼一聲，「小心！」

說話間，她已經閃到姬恆身前，肩胛硬生生挨了一刀，像要將她整個人撕裂的痛楚頃刻襲遍全身，楚妤不堪忍受，無法強撐，最後暈厥過去……

拂曉未至，天地萬物仍被夜色裹挾，黯淡而寂靜。

碧瓦朱甍、雕梁畫棟的鳳央宮中，只兩盞宮燈散發著微弱的光芒，金絲楠烏木雕花大床上躺著的女子眉眼清麗、臉色蒼白。

姬恆睜開眼便怔了怔，他記得自己該是守在楚妤榻邊，為什麼現下會躺在床上？尚未想通透這一點，姬恆又發現另一個讓他更加無法理解的事情——他看到自己正趴在床邊。

如果趴在床邊的人是他，那麼他是誰？

姬恆動了動，後背肩胛的傷口立刻傳來一陣痛，提醒他身體有傷、不宜亂來。

他抬起手，入目一截皓白細腕，繼而是纖纖素手，白淨細嫩。

摸摸臉頰，膩滑而柔軟；手掌往下探入錦被之中，一寸一寸小心摸索，精緻的鎖骨，鼓脹脹的胸脯，平滑小腹……他頓住動作，不再繼續。

姬恆明白了一件事，他變成了楚好。

雖然不明緣由，雖然這十分離奇，但的確是這麼一回事。

三天前恰為七夕佳節，他帶楚好出宮湊民間熱鬧，不料竟遭遇暗殺，危機之下，楚好為他擋刀，傷勢嚴重、命懸一線。

姬恆記起之前的種種，猶有後怕。被太醫搶救過來後，楚好始終昏迷，他放心不下，便一直在榻邊守著她。

思及此，姬恆偏頭去看不小心伏榻而睡的「自己」，假使他霸佔了楚好的身體，那現在在他身體裡的人又是誰？

是楚好，還是別人？

他的身分既是皇帝，這事情便是超乎尋常的嚴肅，含該小心謹慎。

這時，見趴著的人有要醒過來的動靜，尚且摸不透情況的姬恆連忙閉了眼，假作仍是昏睡的模樣。

楚好迷迷糊糊醒過來，發現自己竟趴在床榻旁睡著了，脖子僵硬，小腿也一陣發麻，這滋味著實不怎麼好受。

她抬手去揉脖頸，視線也不經意掃向了床榻上躺著的人……嗯？

猛然意識到不對勁，楚好大驚失色，滿目惶然地望向躺著的自己，全然不敢相信的感覺從心底升騰而起，頭皮陣陣發麻。

發生什麼事情了？

楚好緊擰著眉，抿唇起身，低頭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衣飾，明黃的衣袍，五爪龍紋，皆昭示著這身體的尊貴身分，再掃過屋內的擺設，她認得這是自己的屋子。看一眼床榻上的自己，只猶豫不過一瞬，楚好便起身快步走到屋子裡擺放著的等身高銅鏡前，藉著微弱的燭光，她看到銅鏡裡映出了姬恆昂藏七尺的模樣。

而她，此時成為了這具身體的主人。

望著銅鏡裡的身影，楚好緊鎖眉頭，縱然沒有因為驚慌無措而失聲尖叫，心裡卻頗有些六神無主。

先不說現在她自己身體裡的人是誰，單說該怎麼辦就足夠令她慌亂了，這真的不是夢嗎？

楚好忍不住暗惱，但她現在很清醒，明確知道這不是夢。

回想起自己醒來之前的種種，楚好才注意到姬恆守在她榻邊且不小心睡著了的事情，她不知道自己傷得多重、昏迷了多久，如今又到底是個什麼情況。

是因為受傷昏迷才會發生這種事情嗎？

有什麼法子可以恢復原樣？

或者……說不定睡上一覺就好了？

楚好深吸一口氣，強迫自己冷靜，她不覺得自己變成了皇帝是什麼好事，只覺得是個大麻煩，萬一騙不過別人、被發現是個冒牌貨……她簡直不敢深想。

聽了一陣低低的咳嗽聲傳過來，楚好朝床榻扭頭看去，而後心神微斂，她輕壓嘴角，邁步回到榻邊。

自楚好離開榻邊，姬恆便偷偷睜開眼觀察她的反應與動作，見她轉瞬間便疾步走向梳妝檯的方向，儼然輕易辨認出這是什麼地方且熟悉屋中的擺設。

見此情形，他心下自有想法，便趁無人在跟前，假意將將醒來，輕咳幾聲，吸引對方的注意力，那霸佔他身子的人果然往回走。

姬恆壓下心緒，一時蹙眉瞧了過去，小女兒家凌波纖步的姿態出現在自己身上，著實有種說不出的彳亍，姬恆的目光始終落在楚好身上，待楚好行至榻邊，兩人的視線在空中交匯，難掩微妙之色。

自己受傷且或許傷得極重的事，至少楚好是瞭解的，那就是說躺在床榻上的人即使佔了她的身體也趨於弱勢，但這個冷冰冰的眼神讓她感到熟悉，很像姬恆……正想著，見榻上之人掙扎著想要起身，顧慮自己身體的楚好忙往前邁了一步，輕聲道：「你還是躺著吧……」

到底是她的身體，別人不疼惜，她自己還是疼惜的。

屬於男子的低沉聲音出口，楚好很不習慣，她卻不得不繼續說道：「你傷得重，得好好休養才行。」

扶著姬恆重新躺好，她在床榻邊坐了下來。

楚好的一連串反應，讓姬恆對他們的情況有了新的猜測。

縱然還不能十成十肯定，可佔據了他身體的人很可能是楚好的想法，讓他體會到一絲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的驚喜。

既然這件事已經發生，那麼比起別人霸佔了他的身體，那個人是楚好必然屬於不幸中的萬幸，只要往後兩個人配合得好，即使無法回歸正常，也可免去許多麻煩。姬恆記得自己不小心睡著前曾問過大太監李德榮時辰，那時說是丑時差兩刻。早朝是在卯時，李德榮尚未前來提醒，應是時間尚早……可現在這個情況，他也沒法上早朝。

光憑這個走路的姿勢，要叫旁人瞧見了，還不知要怎麼想，若接觸大臣則更容易暴露問題，那是要出大事的。姬恆如是想著，便不準備彎彎繞繞了。

假使霸佔他身子的人不是楚好，想個法子儘快取了這人性命，免去一切後顧之憂才是上上之策，縱然他尚無子嗣，但繼位之事母后和大臣們會處理好的。

楚好雖不知此時姬恆的想法，但審視過榻上的人半晌後，她自知自己擔不起皇帝這身分，恐輕易會洩露端倪、暴露問題，屆時必定惹出大麻煩，既然如此，不如早些掐斷了好。

霸佔她身體的人若非姬恆，而是其他身分不明的人，哪怕對自己太過殘忍，哪怕她也捨不得，卻已然到了必須狠心的地步。

解決完了麻煩，她或許可以求助太后娘娘。

那麼如今最重要的一個問題——在她身體裡的人是皇帝嗎？

窗外夜色濃濃，殿內紅燭垂淚，燭火搖曳。

榻邊的楚好與榻上的姬恆維持著相視而望的姿勢，卻皆很好的掩去了自己心底想法，原本各異的心思至此卻有了幾分殊途同歸的意味。

楚好：「妳……」

姬恆：「你……」

兩個人同時開口，又都同時頓住。

楚好見他似有話要說，故而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姬恆搖頭，「你先說。」

他雖打定主意，但楚好重傷，這副身子一時實在不好行動，而今形勢不利於他，若能靜觀其變自然更好一些，倒不妨先聽聽這個人的話。

相比於姬恆，楚好的顧慮的確少了些，她只要確定這個人是不是姬恆便可，假使不是，後面該怎麼做也很清楚，至少暫時她不必懼怕一個傷重的人。

「妳不是楚好，妳是誰？」她將聲音壓得極低，語氣甚為凌厲，「我不知妳的身分，卻知妳必定不是皇后。若妳不能自證身分，我只當妳別有用心，自當取了爾等性命，以免節外生枝！」

姬恆聽言一怔，繼而笑了。

聽到這樣的話，他還有什麼不明白的？

沒想到他的皇后同他如此心有靈犀。

楚好皺眉，不悅地道：「妳笑什麼？」

姬恆笑意收斂，挑眉答，「朕有一個如此聰慧的皇后，難道不值得高興嗎？」

他聲音同樣壓得很低，但掩不去其間的鬆快之意。

「陛下？」楚好心驚，可沒有立刻相信，而是又問道：「我如何信你？」

姬恆輕唔一聲，沉思半晌，方說：「我知道妳的左膝有塊消不去的褐色淺疤，妳的右胸有一顆紅色小痣。」

他說得頗為正經的樣子，也不帶狎暱之感，似在單純陳述一個事實，楚好卻臉上一片滾燙，不意他竟然說出了這個。

這些確實是有過極為親密的關係、做過極為親密之事才會清楚，便是她的家人、她身邊跟了十數年的大丫鬟也沒有知道得這麼仔細的。

然而這樣的話到底太過輕佻，楚好沒法把它們和那個一貫同她相敬如賓的姬恆聯繫在一起，她不覺想起兩人的夫妻生活，臉上越發臊得慌。

姬恆似乎看破楚好心中所想，又說：「妳我之間，還有比這更為私密、不為外人所知的事情嗎？」

楚好看他一眼，卻是啞口無言。

沒有了，他們的關係不甚親密，也沒有獨屬於兩人的特別回憶。

姬恆趁勢繼續道：「我也得問一問妳，可還記得大婚之日我說過的話？妳若是答不上來，我亦不能信妳。」

楚好又看了他一眼，須臾，徐徐開口——

「今夕何夕，得此良人。既為夫妻，兩相不疑。生當同衾，死而同穴。浮生共度，

韶華不負。」

這是喝完交杯酒後，姬恆同她說的話。

那個時候，楚好只覺得這話太沉重，與他們的關係不符，而她入宮三個月來，他們的關係也確實冷淡，同她預想的並無差別。

畢竟，她得以坐上這母儀天下的位置，全仰賴太后娘娘的一道懿旨，而非出於姬恆自己的心願。

楚好正這般想著，姬恆又開口道：「雖然不知妳我究竟為何會互換身分，但事已至此，做好最壞的打算、做好一切準備才是正經。從現在開始，這個祕密決計不能再叫任何人知道，明白嗎？」

楚好領首，認同姬恆的話。

姬恆面上稍露滿意之色，「只要我們配合得好，便無須擔心。」

見楚好眉頭始終不曾舒展，他安慰道：「別怕，至少妳還有我。」

一句話說得甚為溫柔，楚好不禁眼眉低垂，略略遲疑了一會兒，她才輕輕點了點頭。

第二章 為她做了這許多

和姬恆達成了互相掩飾祕密的共識，楚好心思稍微鬆懈下來，偏偏姬恆覺得不可懈怠，即刻要她注意起自己的言行舉止。

楚好本未注意，經過提醒，到銅鏡前轉過兩圈，她才發現自己如今走路的姿態以及一些動作確實扎眼，可自小養成的習慣即使有意更改，也非一時一刻能做到的。事實上，她更希望這一切都是夢境，只要再睡一覺，什麼都恢復到原來的樣子。然而，不管是楚好還是姬恆皆無法抱持著這麼天真樂觀的想法，他們處在這樣的位置上，都不得不清醒、不得不理智。

何況，也沒有時間讓他們驗證那樣樂觀天真的想法會不會成真，唯一的辦法是走一步看一步，先把眼下的情況處理好。

做好萬全準備，才能以不變應萬變。

於是，楚好接受了姬恆的指點，譬如走路如何豪邁大氣，舉止怎麼透出威儀，表情怎麼做到嚴肅板正，言語怎麼顯出威信……

反觀姬恆，因為傷重需要靜養，不怎麼會見人，假使一時半會兩個人換不回去，他也有足夠的時間適應與調整狀態。

在姬恆的示意之下，楚好正正經經練習起了走路的儀態。

片刻後，她忍不住問姬恆，「陛下，你有沒有覺得……這樣有一點傻？」

楚好眼巴巴的樣子逗得姬恆一樂，單這麼看起來，確實挺傻的。

他眼中含笑，徐徐道：「這也是迫不得已，事已至此，多想無益。算著時辰，差不多李德榮也該來提醒妳去上早朝了。」

姬恆雲淡風輕說出「上早朝」三個字，楚好卻呆滯了。

早朝要面對的是滿朝文武，更要面對朝堂之事，可她一個大家閨秀哪裡會這些，這會出事啊！

楚好為難地望向姬恆，囁嚅道：「可以不去嗎？」

她知道這樣有些沒出息，可她沒有殺伐果決的魄力，亦承擔不起這麼重的擔子。雖然逃避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法子，但至少該讓她緩緩。

談及此，楚妤記起醒來時姬恆趴在她床邊睡著了，故而順口問：「我傷得很重嗎？昏迷了很久嗎？陛下難道一直都守著我？」

她無心的話令姬恆眼中閃過一絲異樣，尚未應話，又聽得楚妤道：「那個時候，那樣的情況，臣妾即便是捨了性命也合該護著陛下的。」

說著，她抬手指一指眼底的烏青，「陛下無須因此苛責自己，更不必這樣熬夜傷身，何況在這榻邊趴著睡覺容易著涼的。」

姬恆抬眼看著她，似笑非笑，「合著在妳的眼裡，我便是那種忘恩負義之人？再者，什麼臣妾陛下，想來妳是不擔心叫旁人聽去，鬧出麻煩。」

楚妤一噎，見他似有些惱了，卻又覺得莫名，當下緊閉嘴巴，隔了半晌，終是道：「我知錯了。」

姬恆瞧她眼角垂下來，說不得心裡覺得委屈，便緩一緩口氣，說：「妳若沒有底氣，暫不見人便是，早朝亦可不去，但這些妳得自己去和李德榮交代。」

別的許多事情，或許楚妤不清楚，然而姬恆從不缺席早朝她是知道的，故而一時間沒有想到可以怎麼辦。

轉念她又想到，似乎沒有什麼站得住腳的理由，畢竟突然罷朝，總是容易叫人忍不住多想。

楚妤應道：「若能這樣自是最好，只是似乎沒有叫人信服的緣由。」

她說得認真、臉上更顯出擔憂，全然是真心真意這樣認為。

姬恆看她臉上一派認真，不覺冷下了臉，卻絕口不提自己已這般在她床邊守了足足三天、也缺了三日的早朝之事。

他語氣淡淡說：「皇后昏迷數日不醒，心中焦慮難安，這樣的理由足夠了，到底大臣們都知道妳是救駕有功。批閱奏摺一事，妳也可讓李德榮安排，將要緊的摺子送到鳳央宮，屆時我自然可以幫妳，不必太過緊張。」

短短的時間，姬恆便將許多事情都考慮妥當，楚妤感覺到分外安心，她笑了笑，望著姬恆道：「不愧是陛下，考慮得這樣周到，但也叫陛下委屈了，我這麼白白掙得一份您的寵愛。」

因姬恆往常都是這樣同她說話的，楚妤便不覺得有何不妥，不過她也發現，他們之間也不是不能夠好好交流，至少姬恆完全可以做到不那樣冷淡。

「以後，恐怕得多依賴陛下了。」楚妤道。

話音剛落，殿外忽然傳來打更聲，這會兒已然是卯時。

等了一會兒，李德榮沒有進來提醒時辰，楚妤輕擰了擰眉，卻也沒有多想。

見姬恆無話，她便說：「可以將李公公喊進來這兒嗎？您在旁邊聽著些，若我說得不夠好，也能給我提個醒，免得叫人察覺不對，損了您的威名。」

尚且在回味楚妤那聲依賴，臉色稍緩的姬恆略略頷首。

楚妤見狀，板正了臉、語氣平緩，喊了在殿外服侍的李德榮一聲。

李德榮應聲進來，立在一旁聽候吩咐。

楚好便肅著臉，同他交代幾件要緊的事，待到他退出去，瞧著似乎什麼都未察覺，她才輕舒一口氣。

「這樣可以嗎？」她轉而問姬恆，見他點頭認可，又笑笑道：「總覺得是在騙人，在做一件壞事，有些緊張也有些害怕。」

姬恆也笑，「我都不怕，妳怕什麼？真有什麼事情，我不會比妳好過。」

以為他是指到時候有什麼還得他自己想辦法兜著，楚好沒接話，縱然這具身子原本屬於姬恆，可此時他的疲倦、痛楚皆是她在感受。

醒來到現在，因為一直揪心於自己變成了另外一個人，一時忽略了其他東西，但這會兒，楚好也察覺到了頭疼以及通身的疲憊，也不知道他之前是不是都沒休息。但在宮外被刺殺不是兒戲，確實需要操心，何況還要在意她的情況。這般想著，楚好又體諒姬恆了。

男兒的力氣大，她不怎麼費勁就把一張小榻挪到了床邊，時辰尚早，哪怕多休息一個時辰也好。

姬恆看著楚好折騰半晌，蹙眉問：「這是做什麼？」

「休息啊。」理所當然應了聲，楚好又道：「您是不是沒怎麼休息？我現在覺得累極了，頭也很疼，得好好歇一歇才行。再說我可不想要去別處，現在得和您在一起才覺得安心。」

楚好覺得以前自己和姬恆說過的話，大概都比不上今天這會說得多，也不覺得他那麼不好接近了，或者是兩個人同病相憐，需要同舟共濟帶給她的錯覺？

姬恆卻因為楚好的話挑了挑嘴角，沒有想到這麼一樁禍事竟叫他得了好，許是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？

抬眼看楚好，姬恆淡聲問：「怎麼不到床上休息？」

楚好已在小榻上面躺了下來，衝他擺擺手，「還是不要了，我眯一會就行，何況我也怕會不小心弄疼了您。」

其實是因為不好意思，但楚好不知道該怎麼說，畢竟哪怕他們就算調換身分，依然是夫妻，可她不是那麼習慣兩個人親近。

同房屬於本分，很多東西卻不是。

姬恆感覺出楚好的躲閃，再見她蜷著身子、閉了眼，便未開口。

來日方長……姬恆微抵了唇。

哪怕她僅僅是無意提及依賴與安心，卻誘得他忍不住想要出手，也許這是很好的機會也說不定。

本欲就此休息，楚好記起自己還沒有問過七夕那天的情況，她翻了個身，側躺著臉朝向姬恆，睜開眼看他。

沒有注意到姬恆急急收斂起的滿目溫柔，楚好只低聲問：「陛下，那天究竟是什麼情況，為什麼會遭遇埋伏？」

「三月初端了個邪教，豈料餘孽尚存，叫他們得了空子。」

楚好訝然，「可他們如何知道陛下出宮之事……」

哪怕是宮中妃嬪都不可隨便打聽皇帝行蹤，微服出宮更是極為私密，按照常理，

這樣的消息不會隨隨便便流露出去。

恐怕是有內應……這麼想著，楚好又要問話。

姬恆卻先道：「那個內應已經抓起來了，妳安心吧。」

她點了點頭，不再說話，閉上眼睛休息。

姬恆朝楚好瞥去一眼，想到她剛剛突然睜開眼睛，自己差點慌亂了，不禁覺得好笑，真是半點威儀都沒有了。

又記起還沒和姬恆商量請太醫的事，惦念自己身體的楚好再次睜開眼。

甫睜開眼，便聽見姬恆咬牙問：「又怎麼了？」

他的語氣聽起來極為不高興，又見他瞪著眼，楚好要出口的話硬是憋回肚子裡，悻悻然道：「無事……」

楚好心裡忍不住暗暗腹誹，上一刻明明還好好的，下一刻就擺起了臉色，這個人也太奇怪了。

楚好一直覺得自己在姬恆面前是有點尷尬的存在。

她入宮是因為太后娘娘的一道懿旨，而非出於姬恆的意願，這從她進宮之後姬恆待她不鹹不淡也可以感覺得出來。

除此之外，她曾經有過一門親事，那個人是定國公府的三少爺蘇茂。

這門娃娃親，長輩們始終半認真半玩笑的對待，然後在去年年底的時候，蘇家到平江侯府退親了。

非出於自願，有了她這樣一位皇后，又是沒有任何感情基礎的，怕是換了誰心裡都不痛快，遑論遇到這種事的人是姬恆。

平江侯府早早便沒落了，在先帝與姬恆面前皆說不上半句話，她雖為侯府的嫡女，但這身分也不過如此，在遍地貴女的鄴京並博不來誰的青眼。

看得清楚自己的情況、拎得清自己的身分，在初初入宮試探過後，感覺到姬恆對她冷淡，她便不去他面前晃。

明明不喜，卻從沒有為難過，楚好覺得可以這樣已經很好了，只是她從來沒有想過，在他們身上會發生如此離奇的事。

楚好一覺睡到巳時差兩刻，醒來時已是天光大亮，而她沒有能夠如願和姬恆交換回來。

偏頭見姬恆在休息，楚好起身的動作格外輕，不想他還是睜開了眼。

衝姬恆點頭示意，她詢問道：「要喊宮人進來服侍梳洗嗎？」

姬恆只睡了一小會便醒了，後來不過是在閉目養神，因而楚好醒後輕易察覺到她的動作。他點點頭，又聽楚好提及請太醫過來看看，姬恆再次頷首同意她的話。梳洗過後，由著宮女替自己綰髮，在銅鏡前看到屬於姬恆的這張臉，楚好反而較之前生出幾分的不真實，她心中輕歎，不多時便踱回至榻邊。

她從府裡帶到宮裡的玉蘿和玉竹已經伺候姬恆梳洗過了，見到她過來，俱退到一旁聽候吩咐，她們對自己這般的態度，可謂不斷在提醒她此時此刻的身分。

聽聞皇后娘娘醒了的李太醫匆匆趕來，行禮後連忙看診，生怕有些許怠慢惹得陛下不喜，他猶記得重傷的皇后娘娘被陛下帶回宮時，陛下盛怒的樣子。

「陛下。」細細看診過，李太醫退至一旁，躬身稟報情況，「皇后娘娘既已醒來，且脈象平穩，便無大礙，日後只須靜心調養，按時換藥、喝藥便可痊癒。」

楚妤記得姬恆說過，底下的人同她稟報事情，頷首即可，無須多言，她將這話記在了心裡，這會兒無什麼表情的點點頭，那李太醫便退下到外間去開藥方。

李太醫將將退下，往常在姬恆身邊服侍的另一位大太監——江源又走上前，恭恭敬敬詢問道：「陛下，御膳房已將早膳準備妥當，可是要送進來？」

楚妤看一眼姬恆，姬恆卻沒有看她。

想了想，她方抬手指一指床榻旁邊的位子，「擺在這兒。」

停頓一瞬，她補充道：「陪皇后一起用。」

江源領命出去吩咐宮人擺膳，楚妤再去看姬恆，果真見他笑吟吟望著自己。

楚妤只覺得被他看得臉上一熱，假意輕咳了兩聲，視線掃過殿內的宮人，命他們退下。

待殿裡無其他人在，楚妤急急往姬恆跟前邁兩步，彎下腰湊近了，壓低聲音道：「您千萬不要多想，我沒有別的意思，是想一會同您商量事情。」

姬恆臉上笑著，卻輕呵了一聲，似乎是不信。

楚妤越覺得面上發燙，不知如何辯駁，她在底下人面前說那種話，確實容易讓人以為姬恆待她極好。

欣賞了一會楚妤不知所措的樣子，姬恆心滿意足斂去臉上的調笑之意，與她低聲道：「罷了，這也是妳應得的。」

話裡的意思不甚明朗，楚妤尚未來得及反應，他又道：「妳身上的傷太重，這身體行動不怎便利，這段時間恐怕需得妳餵飯餵藥才行。」

楚妤沒想到姬恆會提出這樣的要求，試圖掙扎，「讓玉蘿她們來不行嗎？」

姬恆斜睨她一眼，淡定拒絕，「自然不行。她們可以說是妳身邊極為親近的人，又跟了妳十數年，對妳的脾性、習慣最是清楚，妳倒不怕叫她們瞧出不對？」

他這番話有理有據，楚妤一時啞口無言。

姬恆趁勢繼續說道：「還有擦身子、洗頭、換衣裳之類的事情，必然也不能夠讓別人經手，許是還有其他被遺漏的，日後遇著了也該注意些。」

「妳也希望自己的身體早些被調養好吧？那更該依著我的話去做，真要說起來，妳也並非是在照顧我，而是照顧妳自己。」

楚妤被姬恆的話說得一愣一愣，覺得不無道理，故而沉思過片刻之後，她點頭道：「我明白了，我會好好照顧自己的……」

可再想一想，楚妤又覺得好似有些不對勁，只外邊響起江源的聲音，說要擺早膳，她便收起思緒，重新站好，姑且先讓宮人進來擺飯了。

當著宮人的面餵飯餵藥難免奇怪，因而早膳被宮人按照她的要求擺在榻邊後，楚妤便讓他們齊齊退下。

姬恆躺在床上，沒什麼表情，只拿一雙大眼睛瞧著她。

楚好認命，扶姬恆坐起來，再拿只殷紅繡富貴牡丹的大引枕子墊在他身後，好讓他靠得舒服一些。

這之後，姬恆倒是安安分分，楚好餵他吃好，自己也用了些東西。

待用罷早膳，宮人將碗碟撤下，玉蘿和玉竹又領著人送了湯藥、蜜餞、傷藥、溫水進來，是該喝藥、換藥的意思。

與此同時，李德榮也將要緊的摺子送到殿內。

楚好看了眼姬恆，暗中交換過意見才吩咐下去準備好筆墨，等筆墨、几案都在榻邊擺好，李德榮領著眾人退下，殿內終於重新恢復片刻清淨。

要處理的事情有不少，也只能一件一件按順序來，首先是餵姬恆喝藥，因著先前餵他用過早膳，這倒沒什麼阻礙。

唯獨楚好想到她吩咐這些事情時，眾人的反應好似將這些當做稀鬆平常，她不禁覺得有點奇怪。

「陛下，您有沒有覺得……大家都太鎮定了些？」楚好好心心地先幫姬恆吹了吹還滾燙的藥汁，才送到他的嘴邊，「彷彿這是極正常的事，瞧著怪怪的。」

姬恆沒有張嘴喝藥，而是別開了臉。

楚好動作一頓，將手臂姑且收回來，便聽得姬恆說：「妳昏迷的這幾日，我在妳床邊守著，幾乎寸步不離，現在這樣又算得什麼？」

「妳昏迷不醒嚙不下去湯藥，亦是我以口渡藥餵妳，換藥、擦身子這樣的事這幾日也皆是我在做的。我們本為夫妻，妳又救我性命，這不是很正常嗎？」

楚好先前始終處於昏迷狀態，自然不會知道這些，她也從未想過姬恆會為她做這些，乍聽到他的話，她手中藥碗幾乎端不住，連忙擱到一旁的小几上。

她只是……只是做了該做的事情，何以討來這樣的好呢？

楚好呆傻地看著姬恆，臉上不禁燒得厲害，她張了張口，最終吐出一句，「陛下辛苦了……」

姬恆近乎被她氣笑，反而不同她計較，更何況，他做這些原也不是為著討她感動的。

壓下脾氣，姬恆口氣淡淡說：「告訴妳這些事情，不過是要妳知道，這本就沒什麼，用不著束手束腳的，無論妳是因著什麼才入宮，既為夫妻，好好相處便是。」

楚好不想他會這樣說，便有些想問：既然要好好相處，為何她起初想要接近他的時候，他卻是那般態度？

到底還是問不出口，她垂下眼，輕點了一下腦袋，「我明白了。」

她一露出可憐兮兮的樣子，姬恆便受不住，明明沒必要為著這種事爭執，他也不知自己怎麼會這般耐不住性子。

兩人相對無言半晌，姬恆提醒，「藥該涼了。」

楚好趕忙繼續餵他喝藥。

待湯藥下肚，他又說：「不必放在心上。」

楚好聽言，突然覺得姬恆原來有她所不知的誠摯一面。

她衝姬恆笑了笑，語氣懇切，「陛下待我的好，自是要好好放在心上的。」

姬恆抬眸看她，迎上她眼底的滿滿真誠，一瞬間沒有防備，嘴巴裡便被楚好塞進來蜜餞，過分甜膩的味道迅速蓋住藥汁的苦味。

他並不是不喜甜，但這樣過於膩人的味道素來不怎麼受得了。

楚好臉上的笑容亮閃閃的，「您未必愛吃，可我往常生病喝藥，少不了要吃吃這些小零嘴，因不想叫人起疑，陛下姑且忍耐忍耐。」

姬恆收回視線，沒說話，默默將蜜餞吞了下去。

第三章 起反應了怎麼辦

楚好以為，面對自己的身體，擦身子、換藥、換衣裳也沒有什麼，可誰知她到底還是想岔了。

因傷口在後背，換藥的時候姬恆得整個人趴在床上，身上穿著的輕薄夏衫被褪至腰際，只一件肚兜半裹著上身，此時肚兜的帶子被解了開來，後背便完全裸露在外。

猙獰的傷口還瞧得見皮肉外翻的模樣，光這般看著，楚好便覺得定然很疼，她倒忘記自己當時是痛暈過去的。

餘光瞥見自己光裸的後背，她有些不好意思，畢竟以前不可能以一個旁觀者的身分去審視自己的身體。

雖然姬恆什麼都看不到，但是楚好仍浮現一股羞窘情緒，揮散不去，可看躺著的人臉上半點異樣都瞧不見，她便覺得是自己太過彆扭了。

將乾布巾用溫水沾濕再擰乾後，楚好小心翼翼地擦拭傷口附近沾著的傷藥粉末，聽得姬恆倒吸氣，她心頭一跳，立刻住了手，「弄疼您了嗎？」

被呵護的感覺舒服得令姬恆微眯眼眸，一想到只要兩個人沒有換回去，楚好就會一直待他這樣好，他便萬事不急了。

按捺下心中情緒，姬恆淡聲答：「無礙。」

楚好自覺真的弄疼了他，動作越發一絲不苟。

等到換衣裳時，她幾乎閉著眼睛在做這件事，從旁觀者的視角去看自己的身體，這讓楚好覺得很不好意思，進而想到之後都要負責清洗姬恆的身體，她更覺得不好意思，微妙的情緒在心底盤桓。

她努力忽視微帶著粗糙感的掌心與細嫩膩滑的肌膚相碰的觸感，卻在幫姬恆從後面穿上衣服時，一個不小心便碰到了胸前的軟肉，那無法忽視的柔軟觸感讓楚好下意識縮回手。

「妳的右胸有一顆紅色小痣。」

姬恆先時說過的話在楚好的腦海裡湧現，然而再下一刻，身體某處驟起的清晰反應令她在微怔之下，情緒徹底陷入了崩潰。

她伸手捂臉，語氣絕望，對姬恆道：「陛下怎麼這樣吶……」

楚好的反應使得姬恆本無什麼表情的面容，彷彿憑空出現了幾道裂縫。

眼睜睜看著身形高大的自己嬌嬌羞羞拿手捂住臉，更說出這樣充滿嗔怪意味的話，有如一箇變態，他同樣覺得有一點崩潰，也哭笑不得。

「妳這樣子是做什麼？」

不明所以的姬恆既覺得她的反應毫無緣由，也認為她實在太過拘謹了，換個衣服而已，怎麼又扭捏起來了？

楚妤無法回答姬恆的問題，下身的反應猶未恢復平靜，最後她艱難地往下半身指了指，痛苦問道：「為什麼會這樣？」

終於瞭解了情況的姬恆頓時無語，明明是楚妤自己的問題，怎麼就是他的錯了？

「咳……」

他輕咳一聲，楚妤馬上含著淚朝他看過來，那淚眼婆娑的樣子令姬恆更崩潰，感覺自己更變態了！

可他卻不得不頂著刺激安撫楚妤，他面色不改，眼一橫，沉聲說：「妳不去在意，一會便好了，這是男子皆會有的正常反應罷了，有什麼好值得大驚小怪的？妳這樣不鎮定，往後遇著其他事情要如何應對？」

姬恆吊著眼，眼神尤其凌厲，頗有威嚴。

楚妤透過他的表情憶起了他往日慣有的模樣，不由撇嘴，「陛下很喜歡這樣嚇唬人嗎？」

姬恆一愣，楚妤已移開原先捂臉的一雙手，面上殘留清晰可見的尷尬之色。

「不是我不想鎮定，分明是……」她咬一咬唇，「我又不是男兒身，如何會知道這些事，何況這實在讓人……」

楚妤說不下去了。

同樣尷尬的姬恆硬著頭皮，緩下語氣道：「總之妳淡定一些，不要這麼慌慌張張。」

為了打住這個話題，他轉而說：「再這樣光著身子，該著涼了。」

楚妤卻覺得自己不行了，她擔心又出現剛剛那樣的情況，並沒有走上前，眼神也開始往殿外飄，有些想喊玉蘿和玉竹進來服侍他。

姬恆看破楚妤的想法，當即提醒她，「之前我做這些，可沒有要她們插手，妳現在喊人進來，還是吩咐這等事，妳自己倒不覺得奇怪？」

「更何況……」一時間想到了什麼，姬恆不覺冷笑，「妳對我們的關係就這麼不認可？縱然是母后下的懿旨，又何曾逼迫過妳？」

姬恆的話太過一針見血，聽得楚妤既心驚又惶恐。

誠然，太后娘娘是給了她選擇的，入宮也是她自己沒能頂住壓力選擇的路，但是被人這樣說，她依舊覺得難堪。

楚妤沒有辦法開口告訴姬恆，當太后娘娘的懿旨送到平江侯府，她自認擔不起皇后這樣貴重的身分，並不想接受。

然而她的父親拿母親和弟弟威脅她接下旨意，她的母親跪在她面前苦苦哀求……最終她還是軟弱了，妥協了。

被姬恆的話掀起的情緒在心底不停翻湧著，楚妤臉上卻不見半點痕跡。

「我不敢，也知錯了。」她笑一笑，繼而道：「是我自己沒有調整好心態，畢竟和陛下之間更親密的事也有過，陛下又是我的夫君，我實在不該如此。」

姬恆偏頭看著她，楚妤笑了笑，走上前。

這一次，她撇開一切情緒，動作縱使算不上多麻利，至少順順利利幫姬恆穿好了

衣服，她極力忽視兩人肌膚相觸時說不清的觸感，身體的異樣漸漸平息。

扶著姬恆重新躺好，便聽到他說有些口渴，楚好逕自走到桌邊，幫姬恆倒了一杯溫水後又折回去，待餵他喝好水，兩個人又開始處理奏摺。

摺子的內容事關朝廷機密，楚好無心偷看，只幫姬恆打開了遞到他面前，雖然太醫說過姬恆需要靜養，不該如此勞累，這個時候卻沒有更好的辦法。

即使楚好看懂摺子的內容，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批閱，更不提事關重大，姬恆也不想她承受這麼大的壓力，畢竟朝堂之事從來不是那麼簡單。

他們現在面臨的另一個問題在於姬恆可以躺著看摺子、躺著思考應對之策，卻沒有辦法躺著批閱。除此之外，因傷在肩胛，又是右側身子，亦近乎無法提筆。

楚好和他的筆跡自然不同……姬恆思及此，同她商量，「強行提筆恐怕加重傷勢，那麼只能由妳來模仿我的筆跡，代我在摺子上批字。」

「我會看完摺子的內容、想好該怎麼批閱，再一一說與妳聽，妳只需要負責謄寫上去即可，若傷好之後我們再想想其他的對策。」

這是必須解決的問題，楚好沒有更好的提議，故而點頭應下了姬恆的話。

姬恆見她答應下來，鬆了一口氣。「若不是妳佔了我的身子，恐怕現在情況已經亂套了。」

身為帝王，手中有著至高權力，有所顧忌才會拿捏輕重、收斂行徑，普通人假使突然有了這麼大的權力，說不得會想著及時行樂，先痛快一場再說，如果是這樣，會發生什麼事情完全無法預料。

因而初醒來，明白了這個情況，他便決定如果在他身體裡的人不是楚好，則必須痛下殺手。

楚好不知姬恆所想，可明白被不明不白的人佔了身分是極為嚴重的事情，只是她也有所顧慮，自己這般窺知朝堂大事，是否會引起他的猜疑。

現在到底是她霸佔了他的身分！

楚好想到這裡，輕聲對姬恆道：「陛下，我其實是一個異常膽小的人，不僅非常膽小，平生更沒有多少追求，這輩子能夠過好自己的小日子就知足了。」

這番表明心跡與立場的話終於讓姬恆意識到，雖然他相信楚好，但楚好全然不清楚他相信她，他們不是什麼心意相通、情投意合的眷侶。

瞥見楚好一片坦然的面龐，姬恆壓了壓嘴角，應道：「嗯，我明白。」

昏迷三日，皇后娘娘終於醒了，這個消息很快傳了出去。

消息送到寧心殿時，永寧長公主姬嬭正陪著章太后說話，聽聞楚好醒了，章太后與姬嬭都極為高興，姬嬭更立刻要到鳳央宮去探望。

章太后看她臉上滿是興奮，便攔下她，「縱是醒了也須得靜養，妳素來吵吵嚷嚷的，現在過去倒要折騰得人不能好好休息了。」

被這麼說，姬嬭立刻不樂意的鼓了鼓臉，「母后冤枉人，我什麼時候吵吵嚷嚷、折騰人了？我知道皇嫂需要安心休養，就去看一眼，不久待，何況皇兄這麼辛苦，

天天守在床邊，我也心疼呀！」

不待章太后再說什麼，姬嬪已是一陣風似的往外面跑。

眼瞧著她轉眼消失在殿門口，章太后無奈搖頭，卻也只得隨她去了。

換了一副身子，再握筆竟有些不利索了，楚妤好一會方覺得適應，要模仿姬恆的字跡亦得費上些功夫，於是姬恆默讀摺子的時候，她便在旁邊練習和嘗試寫字。好在近來朝堂之上無什麼大事，李德榮送來的摺子也不多，楚妤和姬恆兩個人皆埋頭做事，不再贅言，哪怕尚且稱不上默契，至少好好把事情處理妥當了。

之後，姬恆挨個摺子檢查一遍，確定沒有問題，日後頂著皇帝身分的楚妤只須藉著陪皇后的名義，便可將摺子捎到鳳央宮讓姬恆批閱。

身上有傷難免精力不濟，做完這些，姬恆感覺到一陣疲憊襲來，他略喘了口氣，但見楚妤不知從哪找出個火盆來，又拿火摺子將她練字用的宣紙點著，一一燒毀。

「留下痕跡就不好了。」楚妤向姬恆解釋道：「原本想著直接用匣子藏起來，玉蘿玉竹她們向來不會亂碰我的東西，應當無事，但畢竟會留下證據。」

宣紙一點即燃，轉眼燒得只餘下灰燼，楚妤把火盆移到殿內的一株山茶花盆栽旁，又找來一把小鏟子，將火盆裡的東西埋到土裡，再將土重新蓋好，乍一看倒是什麼都發覺不了了。

「妳還挺細心的。」姬恆笑道。

這話聽來頗客氣，楚妤莞爾，「多謝陛下誇獎。」

嘴上這般說，她手裡的動作卻不停，將小鏟子、火盆皆恢復原位，再淨了手，整理衣裳，拍去衣襖上不小心沾上的泥塵。

走近看到姬恆臉上的倦怠，楚妤正想勸他好好休息一會，外邊江源的聲音響起，通稟是永寧長公主來了，她看向姬恆。

姬恆點頭道：「讓她進來吧，是來看妳的。」

楚妤便不多言，揚聲允姬嬪進來。

姬嬪與姬恆一般，同是章太后所出，卻比他要小上九歲，而今恰為及笄之年，來之前被章太后那樣說過，她平日性子再活潑，這會兒也消停了。

邁步進來，見得立在床榻旁邊的楚妤，姬嬪笑著行了個禮，再看向床榻上的姬恆，便笑嘻嘻湊上前，「聽說皇嫂醒了，我緊趕著過來瞧一瞧，醒了便好。」

她順勢在床頭坐下，握著姬恆的手，轉頭看一眼楚妤，略收斂了些笑意，「這次真是將我們都給嚇壞了，尤其是皇兄……你可千萬好好將養著，趕緊好起來。」

姬嬪將話說罷，扭頭衝楚妤邀寵似的使眼色，臉上笑吟吟的。

頓了頓，她又道：「母后而今也十分掛懷皇嫂的身體，只顧慮妳剛醒，恐還是清淨些好，便未親自過來。」

楚妤知道她實際上是想對姬恆做這些，那句「尤其是皇兄」也像特別在替姬恆說好話。

姬恆罵不來姬嬪蠢笨，只也覺得這般場景目不忍視，但是退一萬步來說，姬嬪與楚妤關係不賴是很好的一件事。

不同於楚妤，已迅速代入皇后身分的姬恆微微一笑，開口便道：「謝謝母后也謝謝阿嫻的關心，我定然會好好養傷，早日痊癒，不叫陛下、母后還有妳擔心。」姬嫻越發笑咪咪的抓著他的手，「這便對了。」

三人正說著話，外頭江源的聲音再次響起，原來是賢妃、良妃領著一眾妃嬪們，也來鳳央宮探望皇后娘娘了。

若論起來，作為在位已六年有餘的皇帝，姬恆的後宮並不算充盈。

在這六年的時間裡，他僅允准過一次大臣們關於選秀的提議，是以除去楚妤這位皇后，餘下的妃嬪皆是在那次選秀入宮的。

入宮前，楚妤耳聞過姬恆勤於朝政、懶怠後宮之事，因而哪怕如今已是二十四歲的年紀，膝下卻並無子嗣。

入宮後，楚妤也發現了，約莫隔十天半個月，姬恆會到鳳央宮歇息一晚，而餘下的時間，至少這三個月內她都沒見過姬恆翻任何妃嬪的牌子。

大概是姬恆對床第之歡無什麼興趣吧。楚妤最終得到了這樣的一個結論。

那麼即便她如今佔了姬恆的身分，也不需要擔心進後宮這個問題，更何況她不可能去翻任何妃嬪的牌子，那對於她來說太詭異、太驚悚！

聽到後宮一眾妃嬪們齊齊來探望楚妤，姬恆不覺蹙眉，落到姬嫻的眼中，無疑是不歡喜的意思——她的皇嫂對皇兄有許多女人這件事不高興了。

姬嫻衝楚妤不停眨眼，帶著明顯的暗示說道：「皇嫂須得靜養，怕是不能夠見這樣多的人，我也不好在這裡久待，總之讓皇嫂好好休息為上，對不對，皇兄？」知道永寧長公主在幫自己擋下妃嬪們，楚妤看一看她，卻未立刻應話。

姬恆臉上仍掛著笑臉，「她們亦是一片好心，只是……我確實有點累了。」

他這是在說現在不見人的意思。

楚妤心下明瞭，故而頷首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皇后且好生休養著，照顧好自己的身子乃是第一要緊。」

姬嫻覺得自個兒眼睛都快要眨抽筋了，總算聽見皇兄開竅的話，頓時大大鬆了一口氣，她也笑著道：「那我也不好在這裡多待了，皇嫂好好休息吧，我早一些回去母后那兒，好讓母后知道皇嫂確實沒有大礙了，放下心來。」

她一面說道，一面拉拉楚妤的衣袖，「皇兄，前陣子我同你說過的那件事……」

楚妤哪知道她與姬恆之間的事情，當下心裡便是一咯噔，她不著痕跡地拿眼神向姬恆求助，姬恆卻只看她一眼，其餘什麼表示也沒有。

姬嫻示意楚妤到外面去說，得不到姬恆的幫助，念著他們兄妹往日情誼深厚，她唯有自己做主，和姬嫻先後走到了殿外。

楚妤和姬嫻邁步出來，候在殿外的妃嬪們紛紛行禮。

繃著臉讓她們免禮之後，抬頭見外面日頭分外毒辣，她淡聲道：「皇后如今須得好生靜養，這會不怎麼方便見人，妳們且回去吧。」

既是皇帝發話，她們自然沒有不聽從的，眾人皆應下。

在這當口，良妃杜寒竹上前一步，福了福，溫聲說：「妾身便道皇后娘娘大福大貴，定能轉危為安，果真如此。這麼些天，妾身心中掛念娘娘的身子，偏偏又幫

不上什麼忙，唯有每日誦經念佛、吃齋念佛以盼娘娘早日痊癒，想來心誠則靈，佛祖保佑，真是萬幸萬福。」

楚好的視線落在杜寒竹身上，不論真心或假意，到底是折騰了自己一場，杜寒竹作為四妃之一，又是威遠大將軍的女兒，一貫是有幾分薄面的。

「妳也是有心了。」楚好虛扶一把杜寒竹，又說道：「但妳也該顧念些自己的身體才是。」

杜寒竹因她關切的話語，臉紅了紅，羞怯一笑，重新站直了身子。

掃過其他妃嬪，楚好道：「都回去吧。」

一千妃嬪這便行禮退了下去。

姬嬪不好置喙自己皇兄的事情，自不會在這上面評頭論足、說三道四，環顧過一圈，見周圍沒有人，她小聲與楚好道：「皇兄，皇嫂為你傷成這個樣子……你千萬待她好一些，別叫她受了委屈。」

楚好沒想到姬嬪竟這樣為她著想，心底不覺感動萬分，差點脫口而出姬恆並不曾委屈了她，好在終歸沒有失態。

「嗯。」她看似極為冷靜地應了一聲。

姬嬪彷彿放心了下來，笑嘻嘻走了。

反應過來這個，楚好越是心中溫暖。

送走妃嬪們、送走姬嬪，奏摺也已經批閱完了，這一天，姬恆和楚好沒有再遇到別的狀況，勉強算得上安穩度過。

到得夜裡，餵姬恆吃過晚膳、喝過藥，楚好去沐浴，幾乎是閉著眼睛做完這件事。男子與女子的身體有些不同，她沐浴時必須不斷轉移自己的注意力，才不會過分在意一些事情……

在與姬恆互換身體的第一天，楚好覺得第一羞恥的事情，是她在幫自己穿衣服的時候身體竟然有了不該有的反應；第二羞恥的事情，便是她不得不請教姬恆怎麼出恭。

楚好以為熬過了這些，大約情況會有所好轉，然而到了第二天清早，睜眼醒來，她便發現下身竟然又有了那種反應！

她又羞又惱，卻無法去和姬恆確定，這是否也屬於男子皆會有的正常反應。

她恍惚覺得，往日以為的那個對床第之歡無什麼興趣的皇帝陛下其實是假的。

楚好平躺在床邊的小榻上，等待身體某處自己平息下去，卻聽到姬恆著急喊她。

楚好睜開眼，偏頭去看，只見姬恆正大睜著一雙眼睛，眼底滿是不知所措，顫顫巍巍地朝她伸出了手。

他伸出的白皙掌心裡，一片血跡清晰可見。「妳、妳流血了……」

楚好：「……」